

# 帝王失格

隋朝的崩坏史

「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  
从盛极到崩坏，不过区区三十年

杜若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帝王失格

隋朝的崩坏史

杜若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失格:隋朝的崩坏史 / 杜若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308-16296-8

I. ①帝… II. ①杜… III. ①隋炀帝(569—618)—人物研究②中国历史—研究—隋代 IV. ①K827=41  
②K2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1743 号

## 帝王失格:隋朝的崩坏史

杜 若 著

---

|      |                                                                                                                |
|------|----------------------------------------------------------------------------------------------------------------|
| 责任编辑 | 张一弛                                                                                                            |
| 责任校对 | 杨利军                                                                                                            |
| 封面设计 | 仙 境                                                                                                            |
| 出版发行 | 浙江大学出版社<br>(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br>(网址: <a href="http://www.zjupress.com">http://www.zjupress.com</a> ) |
| 排 版  |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
| 印 刷  |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6.75                                                                                                          |
| 字 数  | 207 千                                                                                                          |
|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308-16296-8                                                                                         |
| 定 价  | 48.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 写在最前面的唠叨

本书的主人公叫杨广，他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隋炀帝”。

一般认为，他是个糟糕透顶的皇帝，事实上，在当时大家也都这么认为，因此他以“渎职罪”被判死刑——他的部下认为他太糟糕，起来造反把他杀了。

柏杨先生统计过，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三百九十七个皇或帝，一百六十二个王，如果给这五百五十九个从事君王职业的人排个排行榜，那么杨广一定会排在最坏的皇帝里面，还能“有幸”跟他并列的，也就只有更久远的夏桀、商纣、周幽王那几位了。

当个好皇帝当然不容易，但是名声能坏到这个地步同样不容易。

古人有给故人上“谥号”的习惯，用一个字或者几个字来概括这个人的一生，盖棺定论。杨广被谥为“炀”，《逸周书·谥法解》里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意思是说，这个人好色荒淫、不遵礼法，品行恶劣、道德败坏，可以算是评价最低的谥号。

在史书上，他从个人品行到临朝理政，可以说一无是处。

他身为次子，却不甘心当老二，花言巧语，装腔作势，骗取了父母欢心，夺得皇太子之位。此其罪状一。

他荒淫好色，在父亲去世后迫不及待地接手后母们，野史中更为他的后宫添加了美女甲乙丙丁……此其罪状二。

他贪图享乐，一上台便大兴土木，修建华丽的都城和皇宫，并四处巡游，流连山水之间，耗费民力无数。此其罪状三。

他荒废法纪，锄诛骨肉，屠戮忠良。不能任人唯贤，做不到赏罚分明，更不能虚心纳谏。此其罪状四。

他穷兵黩武，四处发兵征讨，白白耗费国力，更三次亲征辽东，闹得民不聊生，狼烟四起，天下大乱。此其罪状五。

.....

不过所有罪状中最著名的是——运河。

当初，杨广为了下江南而发动了百万人去开掘了一条长达数千里，贯通南北的运河，后人一提到运河，除了对先辈辛劳和智慧的敬慕之外，只怕也少不了立时联想起“白骨”“血泪”之类的字眼。

隋王朝末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最后百姓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按照《隋书》的说法，当时“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

乱到极点，也惨到极点。

在隋帝国鼎盛时期，有八百九十多万户，按照一户五口计算，那就是大约有四千五百万人口，这个人口数量相当可观。经过隋末一场动乱，到贞观年间，在册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足足减少了三分之二。唐王朝经历一百多年的时间休养生息，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恢复到相当的水平。可见隋末动乱对当时帝国的破坏之严重。

杨广坏吗？实在太坏了。

所以，当时著名的反王李密写了一篇讨伐杨广的檄文，有名句：“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隋书》评价他的时候，引用了《尚书》的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清代的思想家王夫之提起杨广，很简洁，干脆就两个字：“逆广。”

在民间他又有怎么样的口碑呢？《隋炀帝艳史》里有一首打油诗很有代表性，是写杨广之死的：“上不能保身，下不能保子，试问其故何，荒淫遂至此。”

无论在正史里还是在野史里，隋炀帝的名声都糟糕透顶，昏暴已极，恶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可是，上大学的时候，我选修《中国通史》，课上，老师却说：“杨广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亡国，主要是因为政治上过于激进。”

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何其新鲜！从此之后，我掉进隋史里出不来了。

其实，史书中的杨广，形象并不比民间野史好太多，如果直接读下来，一定还是会认为，杨广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

但是将诸多史料连贯对比之后，却会发现有很多地方互相矛盾、情理不通。

关于杨广的记载，最主要的史书是《隋书》和《资治通鉴》。由于杨广活活整垮了一个大好帝国，那么作为继任者的唐王朝，总不能说杨广太多好话吧？否则，继任者的正义立场何在？《资治通鉴》的目的更在于“资治”，这本帝王学教科书实在需要树立像杨广这样的完美反面典型。而杨广的个性，也实在让传统史家们排斥：刚愎自用，不纳谏，不肯固守传统，不肯安分守己，太好动，太喜欢革新。

这种事情，在二十四史中十分常见，因为任何史官都做不到完全客观，所有的史书都只是从某一方面看到的情形而已。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会看到什么呢？

给历史一面镜子，镜子里的杨广，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寻找这问题的答案，如同在迷雾中寻找真相，尽管未必会有理想的结果，或许只能收获若干有意思的猜想，但，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例如，那条永远和游玩、荒淫奢侈、劳民伤财、血泪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大运河，如果仔细地分析起来，运河工程是否真的动用了过多的人力？它真的造成过役工的大量伤亡吗？杨广真的是为了游玩而下令开掘大运河吗？大运河真的是引起隋末大乱的主要原因吗？如果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话，又如何解释伴随着运河工程，隋帝国的国力达到了盛唐才能企及的顶点呢？——分析这些问题，或许能得出和通常观点不一样的结论来。

但是，八卦杨广，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为什么他还会亡国？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相当于问既然他是好人，他怎么可能办坏事？或者，既然他是一个坏人，他又怎么可能做好事？

历史真的会这样非黑即白吗？

何况，从历史八卦爱好者的角度来看，是八卦一坨糊不上墙的烂泥最终还是没糊上墙的过程有趣呢，还是八卦一个有理想、有才能的人，却由于必然的、偶然的种种因素，而最终失败的过程有趣？

如果您对隋史的了解不多，那么或许看到这里，您终于忍不住要问了：杨广是一个有理想、有才能的人吗？

是的，他是。

认真读过一点儿隋史的人都会这么肯定地告诉您，包括那些骂他骂得非常狠的史学家也一样。这点或许出乎意料，但正因杨广有才能，所以他的失败也格外让人好奇——探究的乐趣也正在于此。

事实上，在当时杨广就拥有另外一个与“杨”截然相反的谥号：明。照临四方曰明。这是在洛阳的皇泰主杨侗给他上的。这说明即使在当时，对他的看法也有分歧，只是，由于后来话语权握在了最终的胜利

者——唐王朝的手里，那么由唐王朝所上的恶谥“炀”也随之成了决定性的评判。

确实，杨广最吸引我的地方，正是他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矛盾。要知道，一个人能够做到最好很难，要做到最坏其实也不容易，然而，一个人居然能够同时做到最好和最坏……这只能说是个奇迹。但是偏偏，历史上还真就有这么个人。

历史是带有一定主观性的，每个人或许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读方式。我也是。

诸位读者也是。

我对杨广生平的解读，借鉴了很多历史学家的看法，但是也有不少是我自己的主张。这一方面，因为我只是票友，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所以我往小书里加入一部分自己的猜测，而不必过分考虑严谨性。这是要说明的。

不过，我所有的猜测都基于正史的记载，所以，虽然是八卦，然而自认为是比较负责任的八卦，这也是要说明的。

最后，如果这本小书不能给诸位读者带来一点新鲜玩意儿，至少希望各位能看得开心。

娱己之外，还能娱人，这始终是我身为作者的最大快乐。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大隋王朝 .....                  | (1)   |
| 第二章  | 我梦江南好 .....                 | (13)  |
| 第三章  | 血溅屏风 .....                  | (41)  |
| 第四章  | 大业之初 .....                  | (71)  |
| 第五章  | 大运河 .....                   | (85)  |
| 第六章  | 大业三年 .....                  | (127) |
| 第七章  | 万乘西出玉门关 .....               | (153) |
| 第八章  | 没有亲情的亲人篇和也许有爱情的后宫篇<br>..... | (169) |
| 第九章  | 譬如辽东死 斩头何所伤 .....           | (189) |
| 第十章  | 徒有归飞心 无复因风力 .....           | (207) |
| 第十一章 | 好头颈 谁当斫之 .....              | (235) |
| 尾声   | 君王忍把平陈业 只换雷塘数亩田 .....       | (251) |
|      | 隋炀帝杨广生平大事年表 .....           | (255) |

# 第一章

## 大隋王朝

所有的故事都有个开头。

历史总不免让人联想起厚重的大部头，不过，本书既然以八卦为己任，大可以放轻松些。大部头不是人人都读得下来的，帅哥却吸引人多了。

我们的故事从一位北朝大帅哥开始。

### 侧帽风流

这位大帅哥复姓独孤，单名一个信字。

从他的姓上您大概猜出来了，是的，他是鲜卑人。著名的“六镇”人士。

何谓“六镇”？这要从北魏说起。当年北魏孝文帝执意汉化，将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六镇，指的就是当时北方沿长城而建的六个军事要塞。本来驻守边塞是件美差，由贵族子弟担纲，都是精锐部队。但自从都城迁移，渐渐不再像原来那么受重视，地位“呱唧”

一落千丈，由美差变成了苦差事。人员也从贵族子弟，变成了鱼龙混杂。

另一方面，六镇的压力更大了。由于都城南迁，驻扎的部队不如以往精锐，北方的游牧民族又会时不时来骚扰一番。

而都城那边呢，原本马上生活的贵族们进入了汉化的“花花世界”，沾染了南朝的清流风气，吃香喝辣之余，甚至耻于提起他们驻守边关的亲戚们。

于是，驻守六镇沦落为地位低、待遇差、风险高的苦差事。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患难见真情。六镇军人们在篝火边喝酒猜拳，在疆场上出生入死，所结下的情谊，远非酒肉宴上的“交情”可比。而且，边镇的聚居，也使得他们的婚姻关系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只能够内部解决，友情之外，又加上了更为牢固的婚姻、血缘关系。

这层牢固的关系，即使在他们离开了六镇之后也颠扑不破，像无形的网络，将他们维系在一起。

换句话说，甭管天涯海角，甭管本来究竟是哪个民族，甭管是贵是贱，一提到都是六镇出来的，立马就成了哥们。

这点十分关键，这个同乡会关系决定了北周、隋、唐的皇权传承，决定了这三百余年，尤其是前期的政治格局。

由于待遇越来越差，从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开始，六镇人士起来造反了。

具体过程复杂，我们长话短说，六镇人士中出了两位拔尖人物——东魏的高欢和西魏的宇文泰。

我们要说的这位大帅哥独孤信，就是宇文泰的手下，当时西魏的八大柱国之一。

八柱国可了不得，在当时，他们代表着西魏的权力顶峰。头八把交椅的第一把当然就是宇文泰本人了。一般认为，独孤信坐在第七把交

椅上。

而之后，八柱国的后代中，出现了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

例如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其孙子正是唐高祖李渊。

另一位柱国李弼，他的曾孙则是隋末著名反王李密。

独孤信一生都以德信著称，尽管战事非其所长，但凭其德信树立的威望，即使偶有战败，也不损其名。他的功劳多在安抚各方，这使他深得民心，在陇右、荆襄地区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独孤信还是个大帅哥，在军中讲究修饰打扮，不同于一般人，人称“独孤郎”。

某天，独孤信打猎归来，策马迎风，帽子无意中偏到一边。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城人都改成侧戴帽子，成为最新时尚。史称“侧帽风流”。

但这位大帅哥的结局不好。宇文泰死后，宇文护把持朝政，宇文泰昔年的哥们心中不服，八柱国之一的赵贵就来找独孤信，想与他联手干掉宇文护，扶持宇文泰的儿子。事情败露，宇文护送了他一杯毒酒。

独孤信的故事就此完结，但历史还在继续。

独孤信留下了三个著名的女儿，应该说，至少其中的两位很著名。这三个女儿在他的总共七个女儿中位列一、四、七。

大女儿婚配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成为北周明敬皇后。

四女嫁给了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做儿媳妇，后来生了个儿子，叫李渊，于是被迫封为唐元贞皇后。

七女嫁给了十二将军之一的杨忠做儿媳妇，老公名叫杨坚，谥号为隋文献皇后。

也就是说，独孤信的三个女儿都是皇后，还是不同的三个王朝的皇后，这点与其说他嫁女儿的眼光很准，倒不如说从某个方面反映了六镇人士这个特殊的圈子对南北朝末年直至隋唐时期的政治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了，本书的八卦男主角杨广，就是大帅哥独孤信的

外孙。

在初嫁的十几年中，独孤七娘最主要的任务不外乎是当杨坚的妻子，生养一大堆儿女。不过很快，她就迎来了人生的新纪元，和她的丈夫杨坚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 国丈杨坚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 580 年）。

北周都城长安正上演着一场巨大的变故。变故的大导演名叫杨坚，日后他被誉为隋唐盛世的第一位开创者，更多地被称为隋文帝。不过眼下，这位隋朝的开国皇帝还是北周的隋国公。

这个位置虽然显赫，距离皇帝的宝座却还有老远一截。

实际上，北周地位最高的是八大柱国世家，杨家属于稍低的十二大将军世家之一，所以，倘若按资排辈，要篡位本来也轮不到杨坚。

只不过，除了隋国公这个爵位之外，杨坚还拥有另外一个没有正式封号，但是值钱多了的头衔——国丈。

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 574 年），杨坚的大女儿杨丽华嫁给了当时的皇太子宇文赟。虽然皇太子妃就是候补皇后，但在当时看来，那极有可能是一桩赔本的政治婚姻。原因无他，因为这位皇太子宇文赟实在算不上一支“绩优股”，他似乎生来就为遗传学做反证，以证明像周武帝这样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确实会生出一个平庸无用的儿子。

但是偏偏，利好来得非常及时。

建德七年（公元 578 年）五月，正值盛年的周武帝突然得了急病，死了。

于是，宇文赟成了皇帝，杨丽华成了皇后，杨坚成了国丈。

这顺理成章的一点，日后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原因其实很简单：一坨糊不上墙的烂泥糊上了皇帝宝座，不提能力大小，当皇帝处理朝政

其实也是件既辛苦又无趣的事情，宇文赟不巧最痛恨干这样的事情。幸好，在他的亲朋好友里，倒也有的是人愿意代劳。

杨坚正是其中之一。

国丈杨坚当上了国务总理。

次年二月，东突厥佗钵可汗遣使北周，请求和亲。宣帝将自己的侄女、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封为公主，远嫁和藩，封号千金。

也就在同一个月，宣帝宇文赟突然当腻了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年幼的儿子宇文衍，立为静帝，改元大象。

要说这也算是个创举，年轻的太上皇既躲开了当皇帝的日常繁文缛节，又可以尽情投身声色犬马，也不耽误玩弄权柄。

这里应该特别提一句，糊不上墙的烂泥也分两种：一种是因为太软，另一种是因为太硬。宇文赟属于后一种。他嫌权力麻烦，可是又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失去权力，他维护权力的办法其实很简单，看见苗头不对，就把人砍了。所以，当着国务总理的国丈杨坚不是高枕无忧的，实际上，他和宇文赟之间的对决一触即发，很难说鹿死谁手。

但是，杨坚的利好也来得分外及时。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 580 年）五月，才刚刚二十二岁的年轻太上皇宇文赟突然得了急病，死了。

宇文赟的身后留下了一堆寡妇（他光皇后就有五个）和一个孤儿小皇帝。作为一个皇帝，猝死是件很不负责任的事情。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换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是相当平常的事情。皇帝突然死去，就会给别人乘虚而入的机会。

天赐的良机。

但机会里也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蠢蠢欲动的人绝对不止一个。而杨坚，除了近水楼台的优势，并无足以服众的家底和功勋，更致命的是，他手无兵权。可以说，这是一个暗藏利刃的陷阱，稍有不慎，

反受其害。

但是，杨坚抓住了机会。

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非常程式化，几乎就是一部篡位教科书：他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长安的局势，掌握中央政权，挟天子令诸侯。这些步骤说来简单，其实惊心动魄，足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我们的主角不是杨坚，只好蜻蜓点水地带过。

虽然第一步成功了，但还远远不够。此刻的长安城如同一座孤岛，漂浮在各方势力的夹攻之中，其中的任何一方张张嘴都能吞掉这座小小孤岛。手无兵权的杨坚，目光在各方的夹缝中游移，他必须在这不可能的境地里找出一条生路来。

## 出头椽子

这条生路其实只有四个字——各个击破。

说来简单，但是要走出这条生路来，杨坚只掌握一半的主动权，他还必须等待对手们露出破绽。幸好，他的对手们并不齐心，各个击破能够成功，这点是必不可少的。想要各个击破，对手就必须各个出手。

在双方紧张的观望中，出头椽子像及时雨一样迅速出现了。

当月，“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指杨坚）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杨坚担心北周的诸王捣乱，坏了自己的好事，所以假借赵王招的女儿要嫁到突厥去把诸位藩王都召到京城长安来。

按照常理，藩王们的根基都在藩地，一旦离开藩地，那就是龙游浅滩，有劲也无处使。这是个很明显的道理。但更明显的道理是，如果不离开藩地，那么一旦别人到了长安把事情都摆平，自己就只能乖乖地继续当个藩王了。

有意思的是，谁也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就算当离水的鱼儿，也绝

不能放过。

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至于长安。

杨坚长出一口气。来了就好，不怕你们来，就怕你们不来。

当五王来到长安，距离宇文赟的猝死已经过去了十多天。十多天说短很短，但也足够改变许多事情。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长安局势已经尘埃落定，留给五王的空间已经很小很小。

五王现在后悔也迟了。何况，即使如此，他们谁也不肯先松口放掉嘴边的肥肉。

当然，他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在京师一事无成地空耗了近一个月，赵王宇文招首先按捺不住。既然找不到杨坚的破绽，他决定制造破绽。

他的办法也很简单实用——请杨坚吃饭。

这顿饭当然不会那么单纯，背后藏着一群磨刀霍霍的杀手。

宇文招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只要杨坚敢赴宴，就在宴会上干掉他。

杨坚显然也猜到了宇文招的阴谋，但他还是去了。原因可能是当时双方还没有到撕破窗户纸揭牌的时候，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杨坚也正等着这么一个机会。机会送上了门，岂能放过？

赴宴的时候，杨坚只带了两个随从，一个是他的堂弟杨弘，一个是出身北魏皇族后裔的元胄。

人数很少，因为杨坚不想引起对方的怀疑。很多时候，人数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有时，1 确实可以大于 N。

这个“1”就是王牌保镖元胄。

这段故事很精彩，就是一场缩减版的鸿门宴：

杨坚他们几个进了赵王府，宇文招迎了出来，亲切地握着杨坚的手说：“来来，我们两个到我卧室里说话，不要别人打扰。”可惜，他实在不是玩弄这些阴谋的老手，脸上笑得虽然灿烂，神态却总有点不大自然。

元胄立刻看出了破绽，就装出一副忽然想起件重要事情的表情，对杨坚说：“丞相，府里还有事情没办完，咱们赶紧回去吧！”

宇文招连忙瞪眼，呵斥：“我跟丞相说话，你插什么嘴？退下退下！”

元胄心想，哪能一来就回去，岂不白来？我只不过试探一下，你小子越气急败坏，越说明确实有鬼。他冷冷哼道：“你叫我走我就走？那我多没面子。我就不走！”于是，他带着刀跟进去，坐在杨坚身边。

这情况完全出乎宇文招的意料，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那就先喝酒吧。

喝了一会儿，宇文招装作喝醉了想吐，打算趁机退入内室，指挥行动。

元胄突然变得“体贴入微”，亲切说道：“大王，喝醉了可不能乱动啊，越动越难受！”说着，把宇文招给按回了座位。元胄的力气很大，宇文招动弹不得。

宇文招总算明白了，元胄就是存心搅局，只要有他在，自己就甭想得逞。他一琢磨，那就没别的办法，先支开这家伙吧。他想了半天，想了个借口，说要喝水，让元胄给他倒杯水去。

这借口实在不高明，而元胄应付的办法极其简单有效：装暂时性失聪。反正我就是赖着不走，你能咋地？有本事打我啊！——谅你也打不过。

这个情况，宇文招也不知道如何应付。

可见，他实在缺乏应变的能力，根本不是玩花招的料子，出局已经是必然，而整个过程，杨坚甚至没有机会亲自出手。

酒过三巡，外面没有动静，里面的杀手等得不耐烦了，抄家伙准备动手。刀甲的声音被元胄听到，元胄便说：“啊呀丞相，我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再不回去就麻烦大了！”当下拽起杨坚就跑。